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十八回 奏沉痾仁宗認國母 宣密詔良相審郭槐

且說包興與隨太后，在前打著頂馬，來到南清宮。今日比昨日更不相同，多半盡是關防轎，所有嬪妃、貴妃、王妃以及大員的命婦，往來不絕。包興與懂規矩，預先催馬來至王府門前下馬，將馬拴在樁上，步上宮門。恰見禿王三爺在那裡，忙執手上前道：「三老爺，我們老太太到了。」王三爺聞聽，飛跑進內。不多時，只見裡面出來了兩個內輔，對著門上眾人說道：「回事的老爺們聽著：娘娘傳諭，所有來的關防俱各道乏，一概迴避，單請開封府老太太會面。」眾人連聲答應。包興聞聽，即催本府的轎夫抬至宮門，自有這兩個內輔引進去了。然後王三爺出來張羅包興，讓至書房吃茶。今日見了，比昨日更覺親熱。單說娘娘大轎抬至二門，早見出來了四個太監，將轎夫換出；又抬至三門，過了儀門，方才落平。早有寧總管來至轎前，揭起簾子，口中說道：「請太夫人安。」忙去了扶手，自有跟來的丫鬟攙扶下轎。娘娘也瞧了瞧寧總管，也回問了一聲：「公公好。」寧總管便在前引路，來至寢宮。只見狄娘娘已在門外接待，遠遠地見了大夫人，吃了一驚，不覺心裡犯想，覺得面善，熟識得很，只是一時想不起來。娘娘來至跟前，欲行參拜之禮。狄后連忙用手攔住，說：「免禮。」娘娘也就不謙讓了。彼此攜手，一同入座。娘娘看狄后，比當時面目蒼老了许多，狄后此時對面細看，忽然想起好像李妃，因已賜死，再也想不到卻是當今國母，只是心裡總覺不安。獻茶已畢，敘起話來，問答如流，氣度從容，真是大家風範，把個狄后樂個不得了，甚是投緣，便留太夫人在宮住宿，多盤桓幾天。此一留正合娘娘之心，即便應允。遂叫內輔傳出：「所有轎馬人等不必等候了，娘娘留太夫人多住幾日呢。跟役人等俱各照例賞賜。」早有值日的內輔連聲答應，傳出去了。

這裡傳膳。狄后務要與太夫人並肩坐了，為的是接談便利。娘娘也不過讓，更顯得直爽大方。狄后尤其歡喜非常。飲酒間，狄后盛稱包公忠正賢良：「這皆是夫人教訓之德。」娘娘略略謙遜。狄后又問太夫人年庚。娘娘答言：「四十二歲。」又問：「令郎年歲幾何？」一句話把個娘娘問的閉口無言，登時急得滿面通紅，再也答對不來。狄后看此光景，不便追問，即以酒的冷暖遮飾過去。娘娘也不肯飲酒了。便傳飯吃畢，散坐閒談。又到各處瞻仰一番，皆是狄后相陪。越瞧越像去世的李妃，心中好生的犯疑，暗暗想道：「方才問她兒子的歲數，她如何答不上來？竟會急得滿面通紅！世間哪有母親不記得兒子歲數之理呢？其中實有可疑。難道她竟敢欺哄我不成？也罷，既已將她留下，晚間叫她與我同眠，明是與她親熱，暗裡再細細盤詰她便了。」心中這等犯想，眼睛卻不住地看，見娘娘舉止動作益發是李妃無疑，心內更自委決不下了。

到了晚間，吃畢晚膳，仍是散坐閒話。狄后吩咐：「將靜室打掃乾淨，並將枕衾也鋪設在淨室之中，我還要與夫人談心，以消永夜。」娘娘見此光景，正合心意。及至歸寢之時，所有承御之人（連娘娘丫鬟）自有安排，非呼喚不敢擅入。狄后因惦念著為何不知兒子的歲數呢，便從此追問，即言：「夫人有意欺哄，是何道理？」語語究的甚是緊急。娘娘不覺失聲答道：「皇姐，你難道不認得哀家了麼？」雖然說出此語，已然悲不成音。狄后聞聽，不覺大驚，道：「難道夫人是李后娘娘麼？」娘娘淚流滿面，哪裡還說的出話來。狄后著急，催促道：「此時房內無人，何不細細言來？」娘娘止住悲聲，方將當初受害，怎麼余忠替死，怎麼送往陳州，怎麼遇包公假認為母，怎麼在開封府淨室居住，多虧李氏誥命叩天求露，洗日重明，今日來給皇姐祝壽，為的是吐露真情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，險些兒沒有放聲哭出來。

狄后聽了，目瞪口呆，不覺也落下淚來，半晌，說道：「不知有何證據？」娘娘即將金丸取出，遞將過去。狄后接在手中，燈下驗明，連忙戰兢兢將金丸遞過，便雙膝跪倒，口中說道：「臣妃不知鳳駕降臨，實屬多有冒犯，望乞太后娘娘赦宥！」李太后連忙還禮相攙，口稱：「皇姐，不要如此。如何能叫聖上知道方好。」狄后謝道：「娘娘放心，臣妃自有道理。」便說起當日劉后與郭槐定計，用狸貓換出太子，多虧承御寇珠抱出太子交付陳林，用提盒送至南清宮撫養。後來劉后之子病夭，方將太子補了東宮之缺。因太子游宮，在寒宮見了娘娘，母子天性，面帶淚痕。劉后生疑，拷問寇珠。寇珠懷忠，觸階而死。因此劉后在先皇前進了讒言，方將娘娘賜死。這些情由說過一遍，李太后如夢方醒，不由傷心。狄后再三勸慰，太后方才止淚，問道：「皇姐，如何叫皇兒知道，使我母子重逢呢？」狄后道：「待臣妃裝起病來，遣寧總管奏知當今，聖上必然親來。那時臣妃吐露真情便了。」娘娘稱善。一宿不提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便派寧總管上朝奏明聖上，說：「狄后娘娘夜間偶然得病，甚是沉重。」寧總管不知底裡，不敢不去，只得遵懿旨上朝去了。狄后又將此事告知六合王。

仁宗五鼓剛要臨朝，只見仁壽宮總管前來啟奏，說：「太后夜間得病，一夜無眠。」天子聞聽，即先至仁壽宮請安，便悄悄吩咐不可聲張，恐驚了太后。輕輕邁步，進了寢殿，已聽見有呻吟之聲。忽聽見太后說：「寇宮人，你竟敢如此無理！」又聽啾啾一聲。此時宮人已將繡簾揭起。天子側身進內，來至御榻之前。劉后猛然驚醒，見天子在旁，便說：「有勞皇兒掛念。哀家不過偶受風寒，沒有什麼大病，且請放心。」天子問安已畢，立刻傳御醫調治。惟恐太后心內不耐煩，略略安慰幾句，即便退出。

才離了仁壽宮，剛至分官樓，只見南清宮總管跪倒，奏道：「狄后娘娘夜間得病甚重，奴婢特來啟奏。」仁宗聞聽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立刻吩咐親臨南清宮。只見六合王迎接聖上。先問了狄后得病的光景。六合王含糊奏對：「娘娘夜間得病，此時略覺好些。」聖上心內稍覺安慰，便吩咐隨侍的俱各在外伺候，單帶陳林跟隨。

此旨一下，暗合六合王之心，側身前引，來至寢宮以內，但見靜悄悄寂寞無聲，連個承御丫鬟一個也無有。又見御榻之上錦帳高懸，狄后裡面而臥。仁宗連忙上前問安。狄后翻轉身來，猛然間問道：「陛下，天下至重至大者，以何為先？」天子答道：「莫過於孝。」狄后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既是孝字為先，有為人子不知其母存亡的麼？又有人子為君而不知其母在外飄零的麼？」這兩句話問的天子茫然不懂，猶以為是狄后病中謔語。狄后又道：「此事臣妃盡知底蘊，惟恐陛下不信。」仁宗聽狄后自稱臣妃，不覺大驚，道：「皇娘何出此言？望乞明白垂訓。」狄后轉身，從帳內拉出一個黃匣來，便道：「陛下可知此物的來由麼？」仁宗接過，打開一看，見是一塊玉璽龍袱，上面有先皇的親筆御記。仁宗看罷，連忙站起。誰知老伴伴陳林在旁，睹物傷情，想起當年，早已淚流滿面。天子猛回頭見陳林啼哭，更覺詫異，便追問此袱的來由。狄后方才說起郭槐與劉后圖謀正宮，設計陷害李后：「其中多虧了兩個忠義之人，一個是金華宮承御寇珠，一個是陳林。寇珠奉劉后之命將太子抱出宮來，那時就用此袱包裹，暗暗交付陳林。」仁宗聽至此，又瞅了陳林一眼。此時陳林已哭的淚人一般。狄后又道：「多虧陳林經了多少顛險，方將太子抱出，入南清宮內，在此撫養六年。陛下七歲時承嗣與先皇，補了東宮之缺。千不合，萬不合，陛下見了寒宮母親落淚，才惹起劉后疑忌，生生把個寇珠處死，又要賜死母后。其中又多虧了兩個忠臣，一個小太監余忠情願替太后殉難；秦鳳方將母后換出，送往陳州。後來秦鳳自焚，家中無主，母后不能存留，只落得破窯乞食。幸喜包卿在陳州放糧，由草橋認了母后，假稱母子，以掩耳目。昨日與臣妃作壽，方能與國母見面。」仁宗聽罷，不勝驚駭，淚如雨下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朕的皇娘現在何處？」只聽得單壁後悲聲切切，出來了一位一品服色的夫人。仁宗見了發怔。

太后恐天子生疑，連忙將金丸取出，付與仁宗。天子接來一看，正與劉后金丸一般，只是上面刻的是「玉宸宮」，下書娘娘名號。仁宗搶行幾步，雙膝跪倒，道：「孩兒不孝，苦煞皇娘了！」說至此，不由放聲大哭。母子抱頭，悲痛不已。只見狄后已然下牀來，跪倒塵埃，匍匐請罪。連六合王及陳林俱各跪倒在旁，哀哀相勸。母子傷感多時。天子又叩謝了狄妃，攙扶起來；復又拉住陳林的手，哭道：「若不虧你忠心為國，焉有朕躬！」陳林已然說不出話來，惟有流淚謝恩而已。大家平身。仁宗又對太后說道：「皇娘如此受苦，孩兒在為天子，何以對滿朝文武？豈不得罪於天下乎？」說至此，又怨又憤。狄后在旁勸道：「聖上還朝降旨，即著郭槐、陳林一同前往開封府宣讀，包學士自有辦法。」這卻是包公之計，命李誥命奏明李太后；太后告訴狄后，狄后才奏的。

當下仁宗准奏，又安慰了太后許多言語，然後駕轉回宮，立刻御筆草詔，密密封好，欽派郭槐、陳林往開封府宣讀。郭槐以為必是加封包公，欣然同定陳林，競奔開封府而來。

且說包公自昨日伺候娘娘去後，遲不多時，包興便押空轎回來，說：「狄后將大夫人留下，要多住幾日。小人押空轎回來。那裡賞了跟役人等二□兩銀子，賞了轎上二□弔錢。」包公點頭，吩咐道：「明日五鼓，你到朝房打聽，要悄悄的。如有什麼事，急忙回來；稟我知道。」包興領命。至次日黎明時，便回來了。知道包公尚在臥室，連忙進內，在廊下輕輕咳嗽。包公便問：「你回來了？打聽有什麼事沒有？」包興稟道：「打聽得劉后夜間欠安，聖上立刻駕至仁壽宮請安；後來又傳旨，立刻親臨南清宮；說狄后娘娘也病了。大約此時聖駕還未回宮呢。」包公聽畢，說：「知道了。」包興退出。包公與夫人計議道：「這必是太后吐露真情，狄后設的計謀。」夫妻二人暗暗歡喜。

才用完早飯，忽報聖旨到了。包公忙換朝服，接入公堂之上，只見郭槐在前，陳林在後，手捧聖旨。郭槐自以為是都堂，應宣讀聖旨，展開御封。包公三呼已畢，郭槐便念道：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『今有太監郭……』」剛念至此，他看見自己的名字，便不能向下念了。旁邊陳林接過來，宣讀道：「『今有太監郭槐謀逆不端，奸心叵測。先皇乏嗣，不思永祚之忠誠；太后懷胎，遽遭興妖之暗算。懷抱龍袱，不遵鳳詔，寇宮人之志可達天；離卻北關，竟赴南清，陳總管之忠堪貫日。因淚痕，生疑忌，將明朗朗初吐寶珠，立斃杖下。假詛咒，進讒言，把氣昂昂一點余忠，替死梁間。致令堂堂國母，廿載沉冤；受盡了背井離鄉之苦。若非耿耿包卿一腔忠赤，焉得有還珠返璧之期。似此滅倫悖理，理當嚴審細推。按詔究問，依法重辦。事關國典，理重君親。欽交開封府嚴加審訊，上命欽哉！』望詔謝恩。」

包公口呼「萬歲」，立起身來，接了聖旨，吩咐一聲：「拿下！」只見愣爺趙虎竟奔了賢伴陳林，伸手就要去拿。包公連忙喝住：「大膽！還不退下。」趙爺發愣。還是王朝、馬漢將郭槐衣服冠履打去，提到當堂，向上跪倒，上面供奉聖旨。包公向左設了公座，旁邊設一側座，叫陳林坐了。當日包公入了公位，向郭槐說道：「你快將已往之事，從實招來！」

未識郭槐招與不招，且聽下回分解。